從我村向北三里,是傳統的三八大集。八月十三那天,一早就開始上人。儘管正值秋忙,多數人還是喜歡忙中偷閑,到集上走走,買些過節用的東西,順便鬆弛一下緊張的神經,不到半晌,集上已人頭攢動,熙熙攘攘。

商品很全,日常生活用品應有盡有。青菜、水果的比平時多,又添了些賣月餅的鋪戶。肉架子更多,排成一溜,形成專賣區。

過節興吃大包子。家庭窮富不同,包子餡也不同。有錢,吃肉餡;沒錢買肉,就吃素餡,韭菜粉條。有的只用韭菜,叫"韭菜簍",也挺好吃的。"蓮下藕,苔下韭",八月,韭菜正嫩,正是好吃的時候。

許多人家溫飽問題沒解決,平時連白麵都吃不上。來親戚,擀個麵條就算好的,有時還要到鄰家借白麵。能吃上大包子,孩子們想想都要流口水。

過節不光是吃得好,解解饞,一家子老的少的説説笑笑地聚在一起,也是享受。小孩兒好熱鬧,大人盼和睦。不管多作難,分家另過的晚輩多少都給老人送點兒東西,肉、月餅什么的,表表心意。婆媳關係好的送,關係不太好的,礙于傳統的壓力,也不甘示弱,該怎么送就怎么送,關係就會得到緩解。

晚上,在灑滿月光的院子里,放上一張長長的矮桌,桌上擺着月餅、蘋果、石榴、柿子、棗。一家人圍在桌旁,賞月,聽娘講嫦娥奔月的故事,看天河,認北斗星。娘説是勺頭星,我看七顆星排的形狀,眞的很像一個勺子。牛郎織女星不大好分辨,娘一遍一遍地指給我看,講天河配的故事。聽過多次,情節都知道,還是喜歡聽娘講,感受偎在娘身邊聽娘説話的那份溫馨,甜蜜。

分月餅吃,一人一塊,有時是兩人一塊,那時候窮,買不起很多。我捨不得一下子吃完,就捏在手里,一點一點地慢慢吃。水果也分。

過中秋節是快樂的,也有煩心事兒。鄰居中,有一個小孩,家里比我們還窮,買不起月餅,吃起包子的時候也很少,好賴在俺家里玩,晚上也不走,説是聽拉呱兒。

娘看他可憐,也分給他一點月餅、水果吃。我煩他,就想攆他回家睡覺。他知道我的意思,就説:"俺看着您吃還不行嗎?"耍賴。娘教育我,做人要互相關心,然後分給他一份。

作者李民增:山東省聊城市 作品在國內外報刊發表,獲獎,被選入多種版本。

故鄉中秋月正圓

夜幕降臨,月亮慢慢爬上來,透過樹,落下斑駁的樹影,罩在我身上。霧氣氤氳開來,裊裊上昇。每逢佳節倍思親,中秋的月光,在蒼穹里寫滿思念。"舉頭望明月,低頭思故鄉。"此刻我思緒萬千,心飛到了故鄉。

晚風習習,故鄉的原野,瀰漫着淡淡的幽香。月亮是一面大鏡子,明晃晃的,正卯足了勁兒,把光輝毫不保留地撒向大地。一絲淡雲飄過來,這時月亮宛如一位害羞的少女,披着一層面紗,讓人充滿美好的向往。皎潔的月光下,故鄉顯得是那樣的靜謐和祥和。眺望朦朧的遠山,多像一幅濃墨的寫意畫。密密匝匝的果樹鍍上了一層銀光,滾圓的蘋果發出誘人的芳香。小河像條玉帶蜿蜒流過,把手揷進去,便能攪起滿河的碎銀。家院的大樹上,挂滿了沉甸甸的玉米穗,正泛着金光。一群可愛的小狗,不停地搖着尾巴,在滿街撒歡。如流的月光,凈朗的夜空,醉人的美景,柔和的色調,如夢似幻,撩撥着人的心弦。

雖是中秋節,但人們還在戶外忙碌。直到天黑,才披着月色,帶着豐收的喜悅,陸陸續續回家來。

勤勞的母親已做好了一桌豐盛的飯菜,桌上還擺上自製的月餅,勾得我們垂涎欲滴。我們洗過臟乎乎的小手,歡呼雀躍地圍向桌旁。大人興高采烈地啜幾口小酒,我們津津有味地咬幾口月餅,顯得其樂融融,幸福溫馨。

坐在院子里,再把目光投向蒼穹,只見那輪圓月格外的大,格外的圓,格外的亮,猶如處在生長期的春蠶,剛退過了一層皮,煥然一新,整個院子都被照得亮堂堂。在月光的映照下,酒後爺爺的臉膛顯得油紅髮亮,神采奕奕。嫦娥奔月的故事,被他娓娓道來。我們這幫孩子全都托着腮幫,全神貫注地聽着。"嫦娥應悔偷靈藥,碧海青天夜夜心。"看着人間如此美好,獃在蟾宮里孤獨寂寞的嫦娥,早應該後悔了吧?

夜已很深,圓圓的月亮還在探着笑臉,羨慕地目視着幸福快樂的故鄉人,不願離去。

月是故鄉明,故鄉中秋月正圓。

作者朱旭:山東省青年作家協會會員,費縣作家協會理事,至今在幾十家中外報刊發表了二百多篇作品並多次獲獎。

我是你秋葉的知音

我知道
你是太疲憊了
曾經綠得那么亮
曾經生得那么美
無奈歲月的打磨
枯黃漸漸從你的眉梢
蔓延到你的骨髓

我知道
疲憊了的你
夢里都是故鄉了
親,與你的耳語
只有你懂
落葉與秋風,你和我
塵世間
惟一的知音

我堅信
我才是你飛翔的翅膀
在回鄉的路上
只有我深情地送你一程
如果你眞得怨我
怎么會
飄飛成優雅的
風景

作者熊仕喜: 東至縣至德小學

絶句小説二則

白荷香飄

夕陽醉小池,荷花飄香。

"媽媽,爸爸,快看呀!那朵白色的荷花開了!"三歲的兒子,聲音響亮。蓮和強會心一笑,去看小手指的方向。荷葉如碧,那朵白色的荷花分外耀眼,亭立在水中央。

一股暖流在蓮心里盪漾,思緒流淌.....

大四那年,她寫了一首情詩,連同一枚白色的荷花瓣,偷偷送給了班里的音樂王子翔。

夢幻未醒。那首情詩,連同那枚花瓣已在班里亮相,男生的玩笑,女生目光的異樣,她,夜夜失眠,想自殺,卻捨不下田里的爹娘。

坐在鄰座的強,那天自習,意外地出現在講臺上,落落大方,不卑不亢。他手里竟拿着一枚白色的荷花瓣,和那枚一模一樣。

"想啥呢?傻媳婦!"強的話,驚醒了蓮。

她幽幽地説:"想你挖的這小池塘,看你那傻樣兒!

遇見

蝴蝶谷,藍天,白雲,青山。

她,黃色運動衣,白色旅遊鞋,像只輕盈的蝴蝶,跟在旅遊團後邊。山路蜿蜒,溪水潺潺,鳥鳴在林間婉轉。大家相互攀談,她想着心事,默默無言。

突然,一只綠蝴蝶在迎春花里閃現!"快看,好美的蝴蝶!"她喊。不料,她腳下一滑,一個趔趄,滾翻在路邊,迎春花枝抖顫。

他,一個箭步冲上去,雙手有力拉她,扶起,脫險。她驚魂未定,含着淚説:"謝謝你!"他説"你咋不穿登山鞋,好險!"

她抬頭望,身穿迷彩服的他,正微笑看着她。一絲溫暖,在心里蔓延。

愜意的聊天,不覺得山高路險。分別時,彼此留下的號碼,一個西北,一個江南。

原來她剛逃離一個傷心的城市,辭職,失戀。他是軍人,此次回鄉探親,來蝴蝶谷遊玩。

作者姚桂霞:筆名問荷,絶句小説協會副會長,絶句小説雜誌版執行主編。所寫詩歌、散文、絶句小説作品散發在國內外多種報刊雜誌上。

墻上家風

老家的小院很別致,栽植着滿院的梧桐,別致的還有堂屋的一面墻,張貼着花花綠綠、形狀各異的獎狀和榮譽證書。

打小我就記得爺爺家的墻上貼滿了新新舊舊的獎狀,有爺爺的,有父親的、有叔叔的,還有姑姑的。獎狀的內容也各不相同,什么"先進生産者"、"五好社員"、"勞動標兵"等等。記得爺爺每收到一張獎狀,都喜得合不攏嘴,連聲夸獎,認眞張貼。父親和叔叔幾個更是不敢懈怠,努力表現,年年拿獎。

爺爺去世前,將滿墻的獎狀揭下交給父親,並囑咐説,留着它,給孩子們講講怎樣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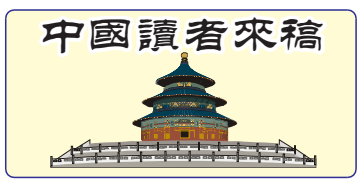
果然,父親經常拿出那些發黃的獎狀,給我們講過去的事情。不僅如此,父親也用一面墻來張貼我們的獎狀。那時,上學拿獎狀竟成了我們兄妹幾個最期盼,最榮光的事,因此,我們的學習成績也一路攀升。

參加工作後,單位不興發獎狀了,有的只是榮譽證書。父親還是樂此不疲,將我們的證書拿去張貼,説,貼上好,影響別人,也激勵自己。

而今,就連讀小學的女兒拿了獎狀也跑去交給爺爺,並和堂兄堂妹們標着勁地學習。看着這樣的情景,父親臉上總是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

每次回老家面對這那面別致的墻壁,我就想,這不僅僅是一面墻壁,也不僅僅是貼了幾個獎狀和證書,它其實就是一個代代相傳、積極向上的家風。這家風讓人一路向前,馬不停蹄;這家風讓人學有目標,趕有榜樣;這家風讓人自重自省,潔身自好。

作者魏益君:山東省散文學會會員,作品散見多種報刊雜誌。



敢于關機

早上八點半,電話約一個設計師徐總,關機。到了九點多再打,通了。他正在開會。聽我説了情況,他説:"你那個時候(八點半)找我,當然找不着了。我是固定的九點開機,十二點關機;下午一點開機,晚上八點關機。都十五年了。"原來如此!我大感新奇和興趣,讓他重複一遍,在一張紙上記了下來。

挂了電話,盯着紙上記的幾個時間,我長嘯出聲,感慨良久。對比一下二十四小時不關機的我,他這種行爲方式和狀態,當然令人震撼和自愧弗如!"看看人家!他竟然能!竟然敢!且做到了,都保持十五年了!他的設計事務所,還做到了業內屈指可數的地步!"

他的作息並不難理解:每天的忙碌從九點開始(這也不算早了),到十二點,留一個小時的午餐和午休時間;下午一點至晚上八點繼續忙碌;晚上八點以後,誰都無法打通他的電話了。

我本能地懷疑:他是不是還有備用手機,只供家人、秘書和小圈子的人知道的那種?他就不怕誤事和家人擔心?

立刻,我給了自己解答:我認識徐總已經九年,從掌握的信息來看,他的手機號從沒換過,應該也沒別的手機。至於家人,只需提前説一聲,報告行踪,也沒啥可擔心的。這就是説,他説的極有可能是眞的!不,肯定就是眞的!

粗一聽,覺得他很神秘和高超,將他往日常的狀態中一擱,又很好理解。手機設置個定時開關機,並非難事。開機後,還可以有短信提醒,集中回一下即可。以他的忙碌狀態來看,即便十二點關機了,也未必午休得成,只不過那一個小時無手機之亂耳罷了。何況,他手機關了,還有座機;他關機了,助理和同事卻不關,找到他的方法還是很多的;即便他回家了,宅電和家屬的手機也可以找到他。

不過,他這樣的行爲方式,還是對我産生很大的觸動。

敢關機,説明他的作息很陽光和規律,而不是整天偷偷摸摸干什么見不得人的事。只要按正常的時間和方式,總能找着他,別人並不會覺得"整天找不着他",還會自然地接受和遵守他的時間點兒。

敢關機,説明他很清楚自己事情的輕重緩急,有計劃、有步驟、高效率地做事。

敢關機,説明他爲什么能成事,一步步走到被別人追逐和包圍的地步。也反證出,爲什么許多人一輩子只能被別人支配和管理,掙的錢還那么少。

敢關機,説明他學會了拒絶,排除了干擾,更好地管理了自己的時間,有更多的時間和家人相處、做自己想做的事,確保了休息。

忽然想起一個開發商趙總,也有類似的做法:只要一下班,手機就關掉。趙總的心得是:"眞關也就關了,事實證明,天塌不了!"不用核實,這多年過去了,這個習慣他肯定還保持着!

比較一下他們兩個,我覺得,趙總下班了才關機的做法,更容易爲人仿傚;徐總的做法,有些太徹底、剛硬和以自我爲中心,一般人仿傚不了。畢竟,人家趙總是甲方,追逐和包圍的人多(包括徐總在內),你徐總一個設計師也敢這么牛?當然,人家也很牛,敢這么做,肯定有這么做的底氣。説不定正因爲徐總這么做了,包括趙總在內的甲方反倒更認可他了。人到了一定層面,對事物的理解就豁達和相通了。

他們敢這么另類,很正常。人家已經做到各自系統里的頂尖地位了,手握大權和資源,底下和身邊的衆多人,都得圍繞着他們轉。尚處在餬口和攀爬狀態的人,誰敢?——你敢給老闆玩兒蒸發?老闆就讓你永遠蒸發!你敢給上級玩兒蒸發?上級就讓你與陞遷失之交臂!你敢給客戶玩兒蒸發?競爭這么激烈,業務丟了,悔青腸子的肯定是你!

原來,不敢關機,不是我們對別人有多么重要,而是別人對我們有多么重要。過去不敢關機,有多少都是自己嚇唬自己、自己高看自己啊!

一個很容易追問的問題是:是因爲徐總和趙總做到了老總才敢這樣,還是他們敢這樣了才做到了老總?或者,不這樣做和敢這樣做,哪個更容易成爲成功人士?從他倆身上看,我傾向于認爲是後者。因爲,敢這樣做本身,也是成功的標誌和一部分。

現實中,我都是被動關機,如,沒電了,進入無信號區了,開會了,坐飛機了,有故障了,手機丟了,等等,而不敢主動關機。偶爾手機忘家了,簡直坐臥不寧。仿佛全世界的人都會在我沒拿手機這段時間聯係我,無數個機會都會在我沒拿手機這段時間錯過去!我們都生活在手機缺失恐懼症中。像日夜操勞開着一個小店,雖然生意慘淡,也不敢打烊。我們每天就是被這樣的卑微和焦慮催逼着,成了一個"爲手機服務者"。

仔細回想,自己也有過一段兒不被手機支配的自由期。那是在2005年秋到2006年夏,我大隱于朝,獨棲于北京東郊的一間房子里,用半年時間,寫了一部五十一萬字(最終定稿爲四十五萬字)的長篇小説。如今想起來,還是很佩服自己當時的決定和舉動,進而惶惑現在的忙碌和無意識。

寫完此文,我下定決心,掏出手機,設定了一個晚上八點自動關機。並且決定,今後只要有需全力以赴的事,就擱到靜音;晚上若有安排,提前給家人説明;繼續不裝宅電,等等。一步步來吧。

設定完,決定完,感到如釋重負!

我用這種形式上的舉動,確認了一下手機的意義。事實上,每天沒有那么多事急着要我去辦。地球離了誰照轉。我沒那么重要。

作者侯建磊:河南省作家協會會員。文章散見近百家報刊,累計發表作品100萬字。